工商日報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頒發登記證文字第八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有效刊物
The Kung Sheung Daily News
4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able Address: 2038
P. O. Box 69
督印及承印
工商日報有限公司
社址
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電話
編輯室 二二二二二
編輯部 六四五二六
營業部 七二四〇七
發行部 八九九七二
九六五五五
每份零售港幣壹元
訂閱價目 全年 四七五九元

北韓電聯合國提出和平試探

要求根據華沙和平宣言

預料必難接納但可為談判開端

【東京十五日合衆社電】日本大部份輿論對北韓已向聯合國致送一和平建議之消息，認爲平壤之提議，不能接納，其立意有宣傳之性質。據共方廣播，謂北韓外長朴憲永致送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及安理會主席波蘭駐荷蘭大使之電報，此間尚未接到。聯合國官員稱：此或須再等待廿四小時。今晨在此間開會兩小時之阿拉伯及亞洲集團，亦不願批評該和平提議，其態度與有軍隊參加韓戰之國家代表相同，但該集團之發言人宣佈，亞洲國家之各代表，時常與其政府作密切之聯絡。該亞洲國家在日前訂定進行之會議，未有接到平壤之提議之最後一分鐘時，始行接到。在美國務院未研究該北韓提議之前，美代表團不願正式批評該問題。今晨東京收聽北韓廣播，報悉其要求根據以去年柏拉格和平會議所通過之提議，以爲韓國解決之基礎。但此間觀察家認爲平壤係提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三日華沙和平大會所發出之宣言。該宣言要求中共代表團能出席安理會會議。外交家知悉華沙宣言有停戰之要求，並指出北韓提議之其中一個點，將停戰與撤軍之一個步驟。假如停戰爲第一個步驟，則該提議將爲討論之基礎。北韓提議，并充滿顯然不能爲人接納各項款項，例如驅逐美國及大韓民國從朝北韓。聯合國干預韓戰之整個思想，係以北韓及中共在後來犯有侵略罪之大前提爲根據。惟若干代表，認爲北韓該項建議，可能成爲引起可能解決韓戰之各項重要談判開端。殷懷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於若干時期以前曾想及一項直接針對北韓而非係中共之和平方案，俾使一切有關方面能獲得一項解決辦法。有一項重要因素，聯合國外交人士深欲在北韓之和平建議中發睹明朗化者，係一切外國軍隊之撤退，是否係并列正請集傳向韓軍發動攻勢之所謂中國「志願軍」而言。殷懷中共於駁斥會表示該等「志願軍」，將包括在該項撤退之內。各觀察家謂此點如係證實，將可從一個新觀點看出平壤該項建議。現未立即明瞭其對北韓提議作何種行動。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主席或其中一人代表團，將以北韓之電報，列入安理會之議程內。此可能交部解委員會參考。同時亞洲集團認研究新和平計劃之可能性。

【華盛頓十五日合衆社電】美國務院十六日對於北韓共黨最近提出之和平建議，拒絕評論。該院發言人稱：尚未接到聯合國正式通知此事云。【成功湖十五日路透社電】聯合國發言人於今晚稱：直至今日爲止，聯合國總部公處尚未接獲北韓當局電訊。該發言人續稱：如北韓外長確如傳言中已對聯合國廣播一項和平請求者，則經由正式路線，通常需時二日始能抵達成功湖云。【釜山十六日路透社電】南韓政府對於平壤廣播，即北韓提出和平建議一說，迄今並無官方反應。一政府發言人稱：南韓政府必覺之不願。

安理會對北韓和平建議

如無會員國提出將必不予以受理

【成功湖十六日合衆社電】此間一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二集會時，北韓之「和平建議」可能提出先決以邊界糾紛討論。此項建議係向聯合國主席提出，預料此項建文可以作爲安全理事會文件，散發各會員國。但除非此十一個會員國組成之理事會，有一會員國正式提出，否則該會不必一定受理。此可能提出之唯一會員國爲蘇聯，但此舉聯代表馬里克在長島之寓所，現照例保持緘默。北韓廣播提出之和平條款，係根據於共黨召集之所謂世界和平大會之「布拉格宣言」。西方外交家與於此一宣言並無所聞，平壤廣播所指者乃爲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三日之華沙宣言，在此項集會中曾發表其對韓戰之意見。此項宣言之要點，爲要求結束韓戰，撤退一切在韓之外國軍隊，由朝鮮人民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此一問題應由安全理事會與取得正式席位之中共討論，撤退台灣區域之美軍，停止越南之戰爭，並盡觀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之軍隊對朝鮮平民之「集體屠殺」。此外平壤電台復要求國會與南韓爲侵略者，由聯合國判以「侵略」罪負之責。但接一接近聯合國委員會人士稱：彼疑心此項建議爲一宣傳之陷阱。

亞洲及阿剌伯國家發表會議聲明

注意局勢演變傳已談及北韓和平建議

【紐約十五日路透社電】亞洲及阿剌伯國家集團，爲韓和平解決發表聲明，十五日在印度派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勞氏之私宅中，舉行會議。自社會門鎖免除麥克阿瑟將軍之聯合國軍統帥職務後，集團開會者，此爲首次。參加會議者，就以並無派兵赴韓之十二個亞洲及阿剌伯國家爲限。會議歷時凡七十五分鐘。會後發表聲明如下：「此乃阿剌伯及亞洲集團時舉行，以研究局勢，俾知本集團對於達成和平解決韓國問題一事，能有何作爲之一連串會議之一部。彼等每旬鐘均注意於局勢之演變，並經常與其本國政府接觸」云。非律賓代表並未被邀參加是日之會議。關在會議中之一般情緒認爲，局勢甚爲流動，尤以麥帥與國會之間，共和黨參議員在一篇會中集議麥克阿瑟被撤之職因。參議員堅愿疑於星期二提出關於聯合國應如何解決遠東問題之意見尚然。觀察家得知，該會議又曾談及北韓電台所播出對於和平解決韓國問題之意見。據於此種情形，故會議中之一般見解均認爲，目前該集團不能採取任何積極行動，最好等待今後數日之局面發展。會議歷時凡七十五分鐘。會後發表聲明如下：「此乃阿剌伯及亞洲集團之意見，保留此評。有許多西方外交家根據其所得之消息，認爲平壤之提議，不能接納，其立意有宣傳之性質。據共方廣播，謂北韓外長朴憲永致送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及安理會主席波蘭駐荷蘭大使之電報，此間尚未接到。聯合國官員稱：此或須再等待廿四小時。今晨在此間開會兩小時之阿拉伯及亞洲集團，亦不願批評該和平提議，其態度與有軍隊參加韓戰之國家代表相同，但該集團之發言人宣佈，亞洲國家之各代表，時常與其政府作密切之聯絡。該亞洲國家在日前訂定進行之會議，未有接到平壤之提議之最後一分鐘時，始行接到。在美國務院未研究該北韓提議之前，美代表團不願正式批評該問題。今晨東京收聽北韓廣播，報悉其要求根據以去年柏拉格和平會議所通過之提議，以爲韓國解決之基礎。但此間觀察家認爲平壤係提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三日華沙和平大會所發出之宣言。該宣言要求中共代表團能出席安理會會議。外交家知悉華沙宣言有停戰之要求，並指出北韓提議之其中一個點，將停戰與撤軍之一個步驟。假如停戰爲第一個步驟，則該提議將爲討論之基礎。北韓提議，并充滿顯然不能爲人接納各項款項，例如驅逐美國及大韓民國從朝北韓。聯合國干預韓戰之整個思想，係以北韓及中共在後來犯有侵略罪之大前提爲根據。惟若干代表，認爲北韓該項建議，可能成爲引起可能解決韓戰之各項重要談判開端。殷懷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於若干時期以前曾想及一項直接針對北韓而非係中共之和平方案，俾使一切有關方面能獲得一項解決辦法。有一項重要因素，聯合國外交人士深欲在北韓之和平建議中發睹明朗化者，係一切外國軍隊之撤退，是否係并列正請集傳向韓軍發動攻勢之所謂中國「志願軍」而言。殷懷中共於駁斥會表示該等「志願軍」，將包括在該項撤退之內。各觀察家認此點如係證實，將可從一個新觀點看出平壤該項建議。現未立即明瞭其對北韓提議作何種行動。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主席或其中一人代表團，將以北韓之電報，列入安理會之議程內。此可能交部解委員會參考。同時亞洲集團認研究新和平計劃之可能性。

美軍法禁輕蔑言論

麥克阿瑟將軍今日開會

【華盛頓十五日美聯社電】星期五將爲麥克阿瑟將軍出席國會報告之日期。此間一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二集會時，北韓之「和平建議」可能提出先決以邊界糾紛討論。此項建議係向聯合國主席提出，預料此項建文可以作爲安全理事會文件，散發各會員國。但除非此十一個會員國組成之理事會，有一會員國正式提出，否則該會不必一定受理。此可能提出之唯一會員國爲蘇聯，但此舉聯代表馬里克在長島之寓所，現照例保持緘默。北韓廣播提出之和平條款，係根據於共黨召集之所謂世界和平大會之「布拉格宣言」。西方外交家與於此一宣言並無所聞，平壤廣播所指者乃爲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三日之華沙宣言，在此項集會中曾發表其對韓戰之意見。此項宣言之要點，爲要求結束韓戰，撤退一切在韓之外國軍隊，由朝鮮人民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此一問題應由安全理事會與取得正式席位之中共討論，撤退台灣區域之美軍，停止越南之戰爭，並盡觀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之軍隊對朝鮮平民之「集體屠殺」。此外平壤電台復要求國會與南韓爲侵略者，由聯合國判以「侵略」罪負之責。但接一接近聯合國委員會人士稱：彼疑心此項建議爲一宣傳之陷阱。

麥克阿瑟向美國會報告

美國遠東政策將可詳悉

一美議員將麥帥被黜答英國

【華盛頓十五日美聯社電】星期五將麥克阿瑟將軍出席國會報告之日期。此間一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二集會時，北韓之「和平建議」可能提出先決以邊界糾紛討論。此項建議係向聯合國主席提出，預料此項建文可以作爲安全理事會文件，散發各會員國。但除非此十一個會員國組成之理事會，有一會員國正式提出，否則該會不必一定受理。此可能提出之唯一會員國爲蘇聯，但此舉聯代表馬里克在長島之寓所，現照例保持緘默。北韓廣播提出之和平條款，係根據於共黨召集之所謂世界和平大會之「布拉格宣言」。西方外交家與於此一宣言並無所聞，平壤廣播所指者乃爲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三日之華沙宣言，在此項集會中曾發表其對韓戰之意見。此項宣言之要點，爲要求結束韓戰，撤退一切在韓之外國軍隊，由朝鮮人民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此一問題應由安全理事會與取得正式席位之中共討論，撤退台灣區域之美軍，停止越南之戰爭，並盡觀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之軍隊對朝鮮平民之「集體屠殺」。此外平壤電台復要求國會與南韓爲侵略者，由聯合國判以「侵略」罪負之責。但接一接近聯合國委員會人士稱：彼疑心此項建議爲一宣傳之陷阱。

聯會週年紀念

合銀結滙証將開始買賣

【合北十六日中央社電】週年。過去一年來，自由中國各階層的婦女在蔣夫人擘誠的領導下，運用她們的力量，創造出偉大的工作效果，贏得中外人士的讚譽。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留下最光榮的一頁。年來蔣夫人親自走上前線，巡行全島，慰問三軍，并領導政府高級官員，夫人親自縫製衣服，慰問軍士，予前線戰士精神上莫大鼓舞和安慰。婦聯會慶祝該會成立紀念日，將于十七日展開盛大慶祝會，祝賀週年來的工作成就。該會總會全體委員及各工作人員分支會常委等二百餘人，均將出席，由菲律賓華僑捐款興建的「鵬蔡堂」案已落成，落成典禮將與慶祝會合併舉行，將蔣夫人將親臨主持，并參觀鵬蔡堂落成剪綵。蔣總統及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主席均被邀蒞會致詞，政府高級軍政官員及民意機關首長於該會紀念成立週年前夕，均致電祝賀。

【合北十六日中央社電】合銀結滙証將開始買賣，自中國各階層的婦女在蔣夫人擘誠的領導下，運用她們的力量，創造出偉大的工作效果，贏得中外人士的讚譽。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留下最光榮的一頁。年來蔣夫人親自走上前線，巡行全島，慰問三軍，并領導政府高級官員，夫人親自縫製衣服，慰問軍士，予前線戰士精神上莫大鼓舞和安慰。婦聯會慶祝該會成立紀念日，將于十七日展開盛大慶祝會，祝賀週年來的工作成就。該會總會全體委員及各工作人員分支會常委等二百餘人，均將出席，由菲律賓華僑捐款興建的「鵬蔡堂」案已落成，落成典禮將與慶祝會合併舉行，將蔣夫人將親臨主持，并參觀鵬蔡堂落成剪綵。蔣總統及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主席均被邀蒞會致詞，政府高級軍政官員及民意機關首長於該會紀念成立週年前夕，均致電祝賀。

麥克阿瑟定期向美國會報告

曾作空中會談商討對日和約

表示完成信念不顧困難

【東京十六日路透社電】麥克阿瑟將軍今日與杜魯門遠東顧問杜尼斯繼續於最短期間內，促成一公平之對日和約。麥克阿瑟之建議，係杜尼斯今日下午抵此間時所透露者。麥氏在日本以東之太平洋上空，在戲劇性之無線電通話中，對杜尼斯提出此意見，是時麥克阿瑟正在飛往橫濱山而杜尼斯則在飛往東京途中。杜尼斯抵此間時，新任盟軍統帥李格威中將及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到機場歡迎。杜尼斯約於麥克阿瑟抵此間後約九小時抵步。彼稱：「日本人民應要知道，我小人民與麥克阿瑟將軍曾作不能忘記之歷史性無線電會談。約在東京時間正午時，當麥克阿瑟將軍之飛機時，余等談及早在心頭之事，即對日和約。麥克阿瑟將軍解釋兩點支持此次代表團不改變彼與吉以前所同意之政策，及余個人對繼續須麥氏提供意見及支持之感想。麥克阿瑟將軍對余答覆，她余繼續工作，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一公平之和約，不顧何種困難。彼對余保証必予吾人以其力所能及之援助。余答覆麥氏之任務，余繼續工作之決心。此次會談實在不可

美恐進攻中共引起世界大戰

羅斯克謂在韓從事有限度戰爭既不擴大戰爭亦不對共黨讓步

希望中共受打擊後終願意停戰

【紐約十五日合衆社電】美助理國務卿羅斯克本日宣稱：美國刻正在韓國從事第一次有限度之戰爭，因認其他任何途徑，將引起「鬧事」故也。羅斯克在國家廣播公司發表廣播電視節目時，承認英政府之遠東政策，與美國政策間有不同之處，但表示：「實雖如此，但英國與美國間之關係，仍屬親密無間。」羅斯克稱：「吾人對英國之政策，雖不盡同意，但吾人對英國之政策，仍表示尊重

韓共又作「和平」宣傳

前日平壤韓共當局，突然向聯合國提出「和平」呼籲，要求以所謂「聯沙和平會議」之宣言，作為解決韓戰的基礎。韓共的「和平」呼籲，係由平壤廣播電台發出，其正式電報尚未提交聯合國。不過根據韓共所提的「和平」條件，所謂要求中共出席安理會，宣佈美國及大韓民國為「侵略者」等等，均係共黨集團所一貫運用的宣傳技倆，根本即非解決韓戰的「和平」之路，此事之不會達成協議，固可斷言，惟韓共何以忽然有此主張，即值得討論。現在試以客觀立場，分析如次：

第一、從韓戰本質言，任何人均認定係蘇俄侵略計劃之一部，韓戰能否和平解決，非金日成所能過問，亦非毛澤東所能過問，唯一可以片言決定者，祇有「個史達林。故此次平壤之忽然發出「和平」呼籲，當然亦是出自史達林所授意，韓共不過「代言人」而已。然則史達林何以要如此言不由衷，大唱其「和平」濫調呢？拆穿來說，不過就是想以此來間接答覆杜魯門總統因參議會議所發表的遠東政策聲明，因為當時杜魯門總統在其聲明中，曾要求共黨侵略必須告終，然後韓國和平乃可徹底，此項聲明，對蘇俄本身，當然並無若何影響，但因其中有所謂把韓戰局限於朝鮮一點，頗能針對中共被迫參戰的隱衷，而予毛澤東以一個及早跳出火坑的誘惑暗示，史達林藉了針對杜魯門的「誘降」聲明，因亦遂過平壤電台，提出其相反的建議，其意思是：你要我停止侵略，我要你承認侵略，半斤八兩，兩不相虧，所謂宣傳鬥爭，如此而已。

第二、自麥帥被罷之後，聯合國有不少神經過敏的外交家，紛紛表示對於調解韓戰，比較易於着手進行，如日來所傳阿姆伯及亞洲十二個國家，已醞釀重新提出解決韓戰新方案，這十二個阿拉伯國家，對於韓戰本來並無特殊利害關係，惟因這些國家自稱為「亞洲集團」，以亞洲人而討論亞洲事，在情感上比較容易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然而前次阿姆伯集團所提出的調解韓戰方案，事實上並未為東西兩方所接受，現在即使有新的建議提出，亦不過是新瓶舊酒，一樣不會為共產集團所接納。史達林為了表示他也有一種「和平」顯現，但其條件必須反客為主：要韓戰結束就得依照我的意思，否則免開尊口，無謂延長人意也。

第三、此聲明對中共亦具有相當懷柔與誘惑之作用，因中共自參加韓戰以來，人力物力的損耗極甚，已到了足以危及其本身安全的限度，但韓戰之不能依史達林意志而結束，中共亦自知甚明，就以在「一面倒」的自殺政策之下，進退不由自主。最近參謀去職，雖然北京在外表上對此反應，頗為冷淡，但若干熟知韓戰火坑對中共政權有重大的影响者，則未嘗不私心希望有人及時提出調停建議，以求早日拔足於這個「抗美援朝」的陷阱。史達林知其情，因特在阿姆伯集團提出之前，即發表其「和平」條件，因此條件係以語沙的「和平會議宣言」為根據，所謂進駐中共參加安理會，雖然此係為調軍彈，一定不會成為事實，但對於已經因參加韓戰而死傷百萬兵員的中共政權，無不失為一種催眠的鼓勵。史達林的居心若曰：「打吧，中共的同志們，就要你們背負抗美援朝而繼續作無條件的流血，你們總有希望參加安理會的。」自然，不管中共對此作何感想，祇有愛莫無道，死心塌地為史達林賣命到底而已。

除了上述的三點原因之外，亦有人認為保共黨拖延擴大戰爭的一種宣傳手段，根本即非具有誠和誠意者。因為眼當情推論，以北韓今日的勢弱力窮，其本身存亡，早已無權決擇，豈復有此大言豪氣，要宣佈美國為「侵略者」？如果現代歷史真有此談和奇蹟，不是要續絕古今嗎？所以平壤電台的廣播，無論何人，均可確信其為史達林所玩的把戲，這種把戲本身，除了使幻想者依然幻想外，對於韓國局勢，絕對不會有何影響，蓋其距離聯合國所一再申明的和平統一目標，相去不祇十萬八千里也。

共軍增調四師兵力
駐中山至惠陽沿海
惠陽各鄉奉令征用民伕船隻
以備增防共軍調配担任軍運

【本報廣州十六日專訊】共軍以中山縣灣仔，東莞縣太平至寶安縣大鵬灣及惠陽縣沿海一帶，邊防防衛實力尚感不足，特抽調四個師兵力增防此一沿海防線。按原駐防大亞灣（即澳頭港）、鹽沖、白芒花、通湖口、稔山沿海一帶共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部隊，由調征對廣惠石龍飛鴉、鴨兒兩軍輪，拖民船五艘，駛運四野四十七軍先頭部隊約兩千餘人抵達惠州，連日雖天降大雨，東江暴漲，公路交通受影响，但中共「東江船舶管理處」仍征封民船四艘，駛運該批共軍駛往淡水轉往澳頭一帶接防。惠陽「縣政府」十三日發出代電，略謂奉「廣東省府」電飭，因四野部隊將有大東增防共軍沿海一帶，須駐即準備船舶民伕，以利軍運；經將一項更應準備供應等情，截至十三日止中共四野四十七軍部隊，仍有由穩征對輪船駛運，抵達惠州，軍用物資即由廣九鐵路穩送段貨東運樟木頭站，征用惠陽公路客貨汽車轉運惠州。

突襲霞涌鄉
槍殺五共幹焚燬「鄉政府」
潮汕共軍彈藥車三架被燬

【本報汕頭十六日專訊】據汕頭「鄉政府」，始高呼口號而去。

【台北十六日美聯社電】國防部謂：專省游擊隊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發現國機格鬥海面，發現國機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疾飛澳頭，三間店，鹽埔頭沿海一帶偵察，但無發射投彈，繼向東山島、詔安門、馬鞍、汕尾方面飛去。又訊：惠陽縣霞涌港（即大亞灣以西），昨（十五）日晚發生共軍九時許，駐防該港共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部隊，奉令參防潮汕沿海佈防，潛伏大亞灣沿海各地國軍游擊隊百餘人，包圍「霞涌鄉政府」，槍殺共幹五名，焚燬共幹五名。據稱：共軍經在英德施行夜候戒嚴，由每日下午七時至翌晨天明禁止行人來往。中聯社消息：國軍游擊隊於四月十日，曾在廣州市郊點擊共軍衛兵六人。該通訊社并報道下列各項消息：㈠中共海關警隊佈下五人，於四月九日透出雲安縣，及加入該地區國軍游擊隊。㈡共軍於四月十日曾在揭陽縣（廣州東北一百六十哩）將人民大會堂和其他地方「公安局」備案，以策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然而前次阿姆伯集團所提出的調解韓戰方案，事實上並未為東西兩方所接受，現在即使有新的建議提出，亦不過是新瓶舊酒，一樣不會為共產集團所接納。史達林為了表示他也有一種「和平」顯現，但其條件必須反客為主：要韓戰結束就得依照我的意思，否則免開尊口，無謂延長人意也。

第三、此聲明對中共亦具有相當懷柔與誘惑之作用，因中共自參加韓戰以來，人力物力的損耗極甚，已到了足以危及其本身安全的限度，但韓戰之不能依史達林意志而結束，中共亦自知甚明，就以在「一面倒」的自殺政策之下，進退不由自主。最近參謀去職，雖然北京在外表上對此反應，頗為冷淡，但若干熟知韓戰火坑對中共政權有重大的影响者，則未嘗不私心希望有人及時提出調停建議，以求早日拔足於這個「抗美援朝」的陷阱。史達林知其情，因特在阿姆伯集團提出之前，即發表其「和平」條件，因此條件係以語沙的「和平會議宣言」為根據，所謂進駐中共參加安理會，雖然此係為調軍彈，一定不會成為事實，但對於已經因參加韓戰而死傷百萬兵員的中共政權，無不失為一種催眠的鼓勵。史達林的居心若曰：「打吧，中共的同志們，就要你們背負抗美援朝而繼續作無條件的流血，你們總有希望參加安理會的。」自然，不管中共對此作何感想，祇有愛莫無道，死心塌地為史達林賣命到底而已。

除了上述的三點原因之外，亦有人認為保共黨拖延擴大戰爭的一種宣傳手段，根本即非具有誠和誠意者。因為眼當情推論，以北韓今日的勢弱力窮，其本身存亡，早已無權決擇，豈復有此大言豪氣，要宣佈美國為「侵略者」？如果現代歷史真有此談和奇蹟，不是要續絕古今嗎？所以平壤電台的廣播，無論何人，均可確信其為史達林所玩的把戲，這種把戲本身，除了使幻想者依然幻想外，對於韓國局勢，絕對不會有何影響，蓋其距離聯合國所一再申明的和平統一目標，相去不祇十萬八千里也。

桂共軍源源調粵
陸軍均繁忙
粵中共加強各島防空設備

【本報廣州十六日專訊】粵省共軍，旬來頻頻調動，並在西江封用民船六七十艘，供應軍運，廣虎、江佛兩公路，共軍運輸車輛，往來甚頻，各車輛均滿載共軍或用物資，沿線各縣民兵，均奉令於每日下午六時後，派隊警戒。據日息：廣州「防空委員會」已檢查本市防空警報器，於今（十五）日下午六時試放預備警報及解除警報，規定空襲警報識別如下：預備警報：每隔五秒鐘鳴一長聲，共鳴五聲；緊急警報：一長一短，連續鳴一分鐘；解除警報：連續鳴一長聲，共鳴一分鐘。

江澳線客運
昨起局部恢復
三澳綫祇新發輪被封

【本報特訊】澳門十六日專訊：江門共軍封船停止來澳多日之江澳、三澳線客輪，昨有三艘抵澳，但仍未恢復原狀，尚有部份電船，仍未解封。

昨三埠有銀河、美利兩電船到澳，查美利已停止兩班期到澳，據稱：係因環機，并非被封，三澳線電輪，僅封去一艘。

江澳線昨有公平輪抵澳，據稱：該線之聯營組共有船五艘，計被封其四，只留四公平一艘，雖持該線客運，如該四艘未解封前，可能別開江澳日返澳，暫維澳客運。聽說江澳線之鄭門輪，上航停止來澳，查實與內地封船無關，因星洲有出境華僑二百餘人，指定該輪直接由港來澳，所以上船為終止來澳，昨晨由玉門頂巷航行。

由於內地封船影响，大間渡之拖輪聯中號，并無來澳，所以有人誤會石岐又復封船。查實該拖輪乃未有通行證，所以停在前山。今日開江門者有公平輪，開三埠有銀河、美利兩船。

粵中共決實行
緊縮各縣機構
順德等縣「區政府」一律改為「區公所」

【本報廣州十六日專訊】粵中共「粵省主席」葉劍英，為緊縮粵省政費，前經通飭各縣市「政府」，將所屬「區政府」一律改組為「區公所」，以節省開支，惟各縣所屬各區「縣長」，均係該縣「縣長」親信，或在抗戰時打游擊之老幹部充任，對於將「區政府」改為「區公所」，問題，因係屬一專區如非一等區，如「區政府」，「區公所」，「區政府」組織，縣「區公所」廢大，人員亦較「區公所」多三分之一有奇，或將該區應設一級區政權理由，呈報省方延緩改組者。惟省方因財經困難，仍堅持該項計劃，係官在訓練人員五千名，該等受訓人員，均係由廣東省共幹各部隊中所挑選，俾增強沿海之防務，據稱：第一批人員一千五百名，經已由黃埔港啓程前赴海南。

穗郊各區鄉值理
亦遭「清算」
先後有數十人被拘

【本報廣州十六日專訊】共軍以中山縣灣仔，東莞縣太平至寶安縣大鵬灣及惠陽縣沿海一帶，邊防防衛實力尚感不足，特抽調四個師兵力增防此一沿海防線。按原駐防大亞灣（即澳頭港）、鹽沖、白芒花、通湖口、稔山沿海一帶共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部隊，由調征對廣惠石龍飛鴉、鴨兒兩軍輪，拖民船五艘，駛運四野四十七軍先頭部隊約兩千餘人抵達惠州，連日雖天降大雨，東江暴漲，公路交通受影响，但中共「東江船舶管理處」仍征封民船四艘，駛運該批共軍駛往淡水轉往澳頭一帶接防。惠陽「縣政府」十三日發出代電，略謂奉「廣東省府」電飭，因四野部隊將有大東增防共軍沿海一帶，須駐即準備船舶民伕，以利軍運；經將一項更應準備供應等情，截至十三日止中共四野四十七軍部隊，仍有由穩征對輪船駛運，抵達惠州，軍用物資即由廣九鐵路穩送段貨東運樟木頭站，征用惠陽公路客貨汽車轉運惠州。

突襲霞涌鄉
槍殺五共幹焚燬「鄉政府」
潮汕共軍彈藥車三架被燬

【本報汕頭十六日專訊】據汕頭「鄉政府」，始高呼口號而去。

【台北十六日美聯社電】國防部謂：專省游擊隊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發現國機格鬥海面，發現國機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疾飛澳頭，三間店，鹽埔頭沿海一帶偵察，但無發射投彈，繼向東山島、詔安門、馬鞍、汕尾方面飛去。又訊：惠陽縣霞涌港（即大亞灣以西），昨（十五）日晚發生共軍九時許，駐防該港共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部隊，奉令參防潮汕沿海佈防，潛伏大亞灣沿海各地國軍游擊隊百餘人，包圍「霞涌鄉政府」，槍殺共幹五名，焚燬共幹五名。

穗郊各區鄉值理
亦遭「清算」
先後有數十人被拘

【本報廣州十六日專訊】據汕頭「鄉政府」，始高呼口號而去。

【台北十六日美聯社電】國防部謂：專省游擊隊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發現國機格鬥海面，發現國機兩總，往來遊弋，至是日下午三時許，有國機三架，由三門灣海面疾飛澳頭，三間店，鹽埔頭沿海一帶偵察，但無發射投彈，繼向東山島、詔安門、馬鞍、汕尾方面飛去。又訊：惠陽縣霞涌港（即大亞灣以西），昨（十五）日晚發生共軍九時許，駐防該港共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部隊，奉令參防潮汕沿海佈防，潛伏大亞灣沿海各地國軍游擊隊百餘人，包圍「霞涌鄉政府」，槍殺共幹五名，焚燬共幹五名。

溪鄉何九、何齊，被指為破壞「土改」，於十四晨被捕，解送「法院」訊辦。現中共對於易「土改」「清算」後，曾任值理者（即「鄉政府」），均認為「惡霸」份子，共時將把持鄉中公款，浮支自肥，隱列虛清算，故本市各郊區，向各鄉值理清算，現被拘押者，有四十餘人；甸來查封原宇計瀝沼，芳村區八間，石牌區三間，石牌區五間，芳村區八間，石牌區三間，五間，合共廿二間，其餘石牌、新洲等區，尚在調查中云。（直）

集中轉入山區參打游擊去了，收繳民槍根本得不到藍壓成績，現時遇陽游擊力量能夠保持相當強大者，實因於此。

「軍管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都先後成立起來，周期隆擔了「軍管會主委」的大權，外省籍的「老幹」葉維平空降起「縣長」，至以龍隱伏在該縣的土共頭子，如成榮正任了「副縣長」，「通江支隊十二團團長」和「通南縣代理縣長」等許多名義，實為活便活潑了一第二副縣長」，甚子屬大路樣成家的子弟，都佔據了一個或大或小的位，雖說褪帶風的現象不會在共黨陣營出現？

去年初，中共曾有「糾除十改的障碍」，無知的部份農民在共幹的煽動下，向「地主」清算，以郊北湖洞的會家，二區蕉步鄉的黃啓德，星子的成仕遇，三江的黃家、莫家、何家、李家，龍口鄉的歐陽、鄧興雄，與東陂的關均忠，都以「惡霸」的罪名「鬥倒」了。因關以忠去「自新」的結果，依然是逃不了「公審」被殺的悲慘命運，聲震了多數遺族不決，想鋌猶的人們，紛紛來携械上山去打游擊，去年來一時期中，通縣縣城及全縣各鄉在大小各股的游擊隊伍的襲擊下，共幹們紛紛離安，日間非三五十人一起不敢踏入鄉村半步，夜間則回復到他們的山崗打游擊時露宿山頭的艱苦生活，經笑廷求師後，「北江縱隊」的成立，共軍到達縣後，密和其他地方一樣，採有幾及三十萬的人口，縱橫二百餘里的肥沃土地，前年廣東全省都已陷入共軍手中時，它却能屹隱於近的關山、連南、連山三縣堅定不拔地屹立着。

時當北江易手後的不久，北江的老幹厚顏的莫雄、鐵紀錄、何奉凱、莫××等，分函連關四縣地方官長與士紳，央請他們為「保全地方元氣」向「共黨政權」屈膝；可是出于無聊政客、失意軍人的意外，是被決拒絕的答復，共軍曾出動三千兵力在土共小頭目成崇正的呵導下，從粵漢鐵路的坪石經過湖南臨武，宜軍進攻連關，可是當他們剛抵達連縣邊緣星子時，從湖南撤退入連關的交通警察第××團隊給予他們痛天的擊殺而毀羽軍逃了；這一役，共軍經半月的整補與準備後，增兵至三萬餘人，分由土共成崇正、梁天培、鄭懷義等部配合，從東南北三面區狂向連關進兵，此時，因受方兵力懸殊故，兩日間連縣堅城被陷於盤膝了十八日晚午夜宜告易手。萬人仰望的專員李楚源，在外鬼門關的罪犯名義，以「惡霸」的罪名，迫令自殺的慘酷的命運，連縣的人民，以「敬畏」的心情，目睹共黨的治安隱藏來是相當的「土改」「清算」後，共黨亦參加勞守份的「惡霸」之李新（大塘鄉人），所有田產及宇宙，已被共方剝奪；在

揭開鐵幕看連縣
羅英

集中轉入山區參打游擊去了，收繳民槍根本得不到藍壓成績，現時遇陽游擊力量能夠保持相當強大者，實因於此。

「軍管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都先後成立起來，周期隆擔了「軍管會主委」的大權，外省籍的「老幹」葉維平空降起「縣長」，至以龍隱伏在該縣的土共頭子，如成崇正任了「副縣長」，「通江支隊十二團團長」和「通南縣代理縣長」等許多名義，實為活便活潑了一第二副縣長」，甚子屬大路樣成家的子弟，都佔據了一個或大或小的位，雖說褪帶風的現象不會在共黨陣營出現？

去年初，中共曾有「糾除十改的障碍」，無知的部份農民在共幹的煽動下，向「地主」清算，以郊北湖洞的會家，二區蕉步鄉的黃啓德，星子的成仕遇，三江的黃家、莫家、何家、李家，龍口鄉的歐陽、鄧興雄，與東陂的關均忠，都以「惡霸」的罪名「鬥倒」了。因關以忠去「自新」的結果，依然是逃不了「公審」被殺的悲慘命運，聲震了多數遺族不決，想鋌猶的人們，紛紛來携械上山去打游擊，去年來一時期中，通縣縣城及全縣各鄉在大小各股的游擊隊伍的襲擊下，共幹們紛紛離安，日間非三五十人一起不敢踏入鄉村半步，夜間則回復到他們的山崗打游擊時露宿山頭的艱苦生活，經笑廷求師後，「北江縱隊」的成立，共軍到達縣後，密和其他地方一樣，採有幾及三十萬的人口，縱橫二百餘里的肥沃土地，前年廣東全省都已陷入共軍手中時，它却能屹隱於近的關山、連南、連山三縣堅定不拔地屹立着。

時當北江易手後的不久，北江的老幹厚顏的莫雄、鐵紀錄、何奉凱、莫××等，分函連關四縣地方官長與士紳，央請他們為「保全地方元氣」向「共黨政權」屈膝；可是出于無聊政客、失意軍人的意外，是被決拒絕的答復，共軍曾出動三千兵力在土共小頭目成崇正的呵導下，從粵漢鐵路的坪石經過湖南臨武，宜軍進攻連關，可是當他們剛抵達連縣邊緣星子時，從湖南撤退入連關的交通警察第××團隊給予他們痛天的擊殺而毀羽軍逃了；這一役，共軍經半月的整補與準備後，增兵至三萬餘人，分由土共成崇正、梁天培、鄭懷義等部配合，從東南北三面區狂向連關進兵，此時，因受方兵力懸殊故，兩日間連縣堅城被陷於盤膝了十八日晚午夜宜告易手。萬人仰望的專員李楚源，在外鬼門關的罪犯名義，以「惡霸」的罪名，迫令自殺的慘酷的命運，連縣的人民，以「敬畏」的心情，目睹共黨的治安隱藏來是相當的「土改」「清算」後，共黨亦參加勞守份的「惡霸」之李新（大塘鄉人），所有田產及宇宙，已被共方剝奪；在

清遠征伕民紛逃避
鄉民捐穀救濟饑荒
共軍竟搶去

【清遠，忽被該村伍鄉長所悉，向當於公所，要受思想洗禮十餘天，女親洗衣，拒評如故。久之，「政府」傳至「縣府」以女思想，指為「國特」，鄉社集五日無共軍五十名到該村圍捕，鄉人走告女子，女毅然回家，取出鋤刀，刎頸自殺，共軍到時，香消玉殞，鄉人感為感動。前日，復有大隊征伕，乃為駐軍需要者，至征伕何地，到未受表。故一般被征者，無不感到恐慌，因此逃避者極衆，每日離鄉者，平均七百至一千名云。

本縣前往江警所長李再芳，前仁安鄉長朱鶴康，前龍潭鄉長李國光，前自衛大隊長徐雄，大隊附徐陞門等五人，均駐留江區人，去年六月在穗，被捕解回縣城監獄，經四禁數月，迫繳成一萬兩命案。縣境居民樂高北，係前挺三支隊長梁自帶從弟，抗戰時曾任三支中隊長共黨入境時，梁即逃亡出外，共黨入境時，梁即逃亡出外，共黨入境時，梁即逃亡出外，

美國五角大厦內景

阿因譯

知道五角大厦（美國軍事機關總部）是一座巨大建築物，但它大到怎樣程度，外間人就很少明白了。如果以地板面積爲尺度，它比感恩亞大厦大過三倍。像英國國會議院的建築物，就把五座裝進五角大厦內部，也有餘地。

這大厦有十七哩半長的走廊，有七千六百個窗門。大厦內的電氣、機械和鍋管等裝置，要用到三百個機器工人，始能維持良好秩序。其中有四個職工，你如果當面說他們是「看鐘份子」（按：即識笑隱於工作，頻頻看鐘，只想快走的職員的名詞），他們也不會介意的。因爲他們的工作專在較正大厦內三千個鐘以及其他計時機器。四個女工專任換電燈泡的工作。她們用一根木棒，上頭裝有和電燈泡那末大小的橡皮杯子。把這杯子套在電燈泡，旋轉幾下，便拿下來，然後把新電燈泡放在杯子裏，遞上去，也旋轉幾下，便裝好了——前後費時不到一分鐘。

五角大厦，於一九四三年落成時，批評家隨以「金默雅爾之恩妻」的綽號，這是指建築者金默雅爾將軍而言。這座世界上最大建築物的建築工程，在金默雅爾監督下，只十六個月便告完成，若照普通情形，就非四年不可。當時雖爲用錢如水的戰爭時代，這大厦的建築費——約大千五百萬美元——也曾使國會議員咆哮，經濟專家搖頭。然而建築這一座大厦，比造一艘戰鬥艦，費錢還少。從前軍事機關散於華盛頓市內外十七座大厦（多數是租用的），現在都集中在五角大厦了，所以單就租金的節省而言，這大厦的建築費早已收回了。

五角大厦的二萬六千工作人員，每天往返，沒有電車火車可搭，全用自備汽車和營業汽車。每天上午七時半至九時，下午四時至五時半，五角大厦可算是世界上汽車交通最繁忙的中心。

由於位置的孤立（在波多麥河彼岸，遠離熱鬧市區），五角大厦工作人員多數是中午「戶內食客」雲滿足他們的需要，每天七個大小餐室準備一萬二千客餐九個飲料店售出二萬八千杯咖啡還補飲料店是五角大厦內獨特的制度，店內沒有坐位，顧客都站在那裏，飲飲食食，但沿壁有架子，旅倦者可將手中的杯碟暫時放在其上。每天，咖啡

牙醫，三位女護士，經常服務。文員藥房設在下層樓，急救站則整個大厦內到處都有。

自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南韓被侵犯的第一次消息傳來後，五角大厦變成了主要的新聞中心。一間「戰事室」設在國防部長的會議廳內，所備各種地圖、圖表和統計表，都用滑片和燈光表明，使負責軍官對新聞記者和廣播訪員能作簡要的說明。

大厦內公開情報局所設的無線電廣播室，最近已告完成。電影傳真的電纜也裝置了。電話室忙碌異常，每天打電話有二十五萬次之多。

駐紮五角大厦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圖書館裏的東西——機密文件的複寫紙和剩餘本。至若廢紙——每廿四小時可積到十噸或十二噸。這種廢紙，每年要賣得八萬元之多。這筆款子雖不數目足以支付五角大厦中五位巨頭的一年薪水了——這五位巨頭就是國防部長及助理部長、陸軍、海軍、空軍等部長。（節譯自「科學文摘」四月號。原譯者是五角大厦醫院（Overman）

人造心臟

紀賢譯

心臟機器又名人造的心臟，最近經實驗後，已發初步的成功了！把獸類的心取出，安放在這機器上，這時心臟的活動機能，仍竟能維持得七十分鐘的時間，圖左是把心臟安放在機器上，右是一顆新血的機器，當把心臟的血管接入這結構複雜的血液機上，顯這機的推動，竟能維持血的沸騰力正常地一個短時間，不少科學家們，都希望這新發明品，在最短期間內可以研究成功，用來支持人類獲得更長的壽命。（取材自Merchantx Illustated三月號）

走獸昆蟲統治人類

李斯

直到現在，還有些野蠻民族由于無知而爲信某些動物是神的化身，因而對之膜拜，更可怕的是心甘情願與被受殘害，自甘受走獸的統治。

在西太平洋的茫茫大海中，有一個叫做旁納（Porape）島的使是一個人類被走獸統治的地方。這里的土人相信蜈蚣是神的化身，所以他們永遠不敢碰呼其名，因爲這樣便是敢中蠱，罪該不赦，他們有時被蜈蚣咬了一口，不特不敢怨艾，並且以爲神的賞罰太輕！

旁納島有一種青鱗，產于泥沼之地，它們有時爬到常綠岸上，向在下面經過的動物突施襲擊。旁納島土人受到這種襲擊，往往能够豪然處之，雖然背鱗是有毒的，給它咬一口，往往能致人於死。因爲他們相信背鱗是神的化身。曾經有一個土人被背鱗咬了一口，恰巧有醫生到這荒島探險，要替他醫治，但是他拒絕了這種好意，爲的是天命不可逃！

對待那種食惡魔化身的蜥蜴，旁納島土人敬畏之不暇，更膜拜之迭，以結其歡心，他們以爲大凡要建築房子或小船，最重要的事便是找尋蜥蜴，然後投之於海。他們相信，捕得第一尾魚即將之剖腹，海神就會認爲他們太食婪，而不再給予；如果捨魚退還給它，它就會大大方方的施與，在特別捕魚季的六星期至八星期是，他們要住在男人屋，切不可回家看

以虎爲神，所以虎雖傷人，但是人要換殺猛虎時，却要哺哺禱告虎神原宥。

雅浦島的漁人，非舉祀海神後不敢出海捕魚。他們先遣一漁人捕得一尾魚後，即將魚送歸男人屋女人不許進內，將魚切爲十八段，假定漁人是十八人，然後投之於海。他們相信，捕得第一尾魚即將之剖腹，海神就會認爲他們太食婪，而不再給予；如果捨魚退還，他們相信投于便會一下他的妻子，因爲這樣便會的眼睛。

雅浦島的盡夫，白天不吃東西，直到晚上方才進食。因爲他們相信吃了東西做工，主地神便不高興，所以晚上他們吃得非常多。雅浦島土人死亡率之高，大概與此頗有關係。雅浦島土人便不敢吃蕉，鹿肉，掉到地上的鄉子，如果這頭了戒律，他們相信投于便會胎死。雅浦島的嬰兒未誕生下來，便分配着別人不能吃他的鄉子；馬鈴薯種子，他們要住在男人屋，切不可回家看

雅浦島的主婦發生許多不便，因爲她如她家有八口人，她便要燒八個火，分別煑八個人們的食品。

雅浦島土人使用石幣，直徑由大吋至十二呎，他們雖覺石幣，直徑由大吋至十二呎，但是他們相信神不喜歡用現代的貨幣，所以他們情願携帶三十磅重的石幣去買一個蛋。這種禁例，使雅浦島的主婦發生許多不便，因爲她如她家有八口人，她便要燒八個火，分別煑八個人們的食品。

雅浦島土人使用石幣，直徑由大吋至十二呎，他們雖覺石幣，直徑由大吋至十二呎，但是他們相信神不喜歡用現代的貨幣，所以他們情願携帶三十磅重的石幣去買一個蛋。這種禁例，使雅浦島的主婦發生許多不便，因爲她如她家有八口人，她便要燒八個火，分別煑八個人們的食品。

日月風雨，山川河流無一不是神，這些野蠻民族不使被走獸昆蟲統治，並且也被渺茫的東西統治着。（根據英國文摘四月號）

難爲的師表

（續一）

A先生擁了一柄租來破敝嗎？他沒有勇氣起步。

B先生早上趕到學校門前，正要過馬路的時候，猝不及防自己一跤也不覺得。他怎樣受周呢？他是手工教師，學生家長周自己一跤也不覺得。他怎樣受周呢？他是手工教師，學生家長周自己一跤也不覺得。他直發狂！「貴國的皇帝簡直發狂！」後來歐戰爭啟，家破命連歐戰爭啟，家破命連歐戰爭啟，家破命連

銅鑼灣避風塘塡塞

另建新避風塘

明日立法會議將提兩授權案

在舊塘對開建新塘範圍較大

【本報專訊】風塞銅鑼灣避風塘同時建築一新避風塘之計劃，不久將見諸事實。關於建築新避風塘之立法程序，律政司將向明日召開之立法會議官員會提出兩項動議：㊀授權塡塞現行之銅鑼灣避風塘，據解釋，將現行之銅鑼灣避風塘塡塞，及在其北便另築一新避風塘代替，現已有計劃。該新避風塘面積，約爲六十五英畝。㊁授權在銅鑼灣建築新避風塘之立法程序，現已有計劃。該新避風塘面積，約爲六十五英畝。第一項動議，係授權工務司當手建築新避風塘北面界錢之防波堤，爲早日興工，及鑒於此項工程將不致妨害私人財產而致有人申請賠償起見，故在工程準備最後批准前，將不採取通常刊憲提案所須之手續。

但本提案仍然明有此等要求賠償之條文。

關於第二項動議之解釋，謂現計劃將現行銅鑼灣之避風塘塡塞及在其北部建一新避風塘，此提案旨在授權工務司實行此計劃時，進行必需工程之權力。又新防波堤約長一、六五〇尺，新堤在現時銅鑼灣覆堤之北便，平便距離約八百一十尺。

行將塡塞之避風塘，塡塞面積約五十七英畝，鄰在銅鑼灣道，東界興發街及公地，西界糖街及記利佐治街及海旁約三一〇尺，其北之防波堤約長一、四四〇尺。

是日討論之其他動議如下：市政衛生局宣布域動議通過市政衛生局三月廿七日議決之一九五三年公共衛生（食物）條例附例案，財政司動議通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卅一日止前一季之追加行政費案，律政司動議二三議通過有關領館人員特權案。（九）

保護兒童會

新建九龍大廈

港督主持奠基

希望各界協助保護兒童工作

【本報專訊】香港保護兒童會九龍大廈，昨舉行奠基禮，該廈地址在九龍深水埗林蔭街與汝州街交叉處，全部會址佔地二萬七千餘平方呎，會所爲一V字形之兩層新型紅磚建築物。港督偕其夫人於昨日下午四時蒞臨，主持奠基典禮，由救世軍華以誠上校，及保護兒童會會長律敦治，陪同步上禮台就位，並出一背負嬰兒之女童，向港督夫人獻花。旋會長律敦治向全體來賓致詞，致詞後，即由港督主持奠基禮，港督於熱烈掌聲中親奠基石，并面對基石頻頻按揿，似覺此奠定未來兒童福利之基石寄予莫大之期望。港督於奠基禮完畢後，即席發表簡短演說。並以誠上校亦作簡短致詞，對港督夫婦熱心兒童福利工作，表示欽仰及感謝。至此全體長官及來賓遂行茶叙。計昨日蒞席觀禮者，有杜德夫婦、律敦治夫婦、劉德譜、雷瑪熊社會局長麥通軫、顏成坤、岑維休、救世軍會長史丹利、鄧肇堅等中西紳商約五十人，得適上國觀之盛況頗爲擁擠。

依一般而言，較現時爲甚。故該會認爲其工作應着重於消極或保護方面，後以時易世遷，復因該會之各種工作關係，兒童所受積極性之虐待，已大見減少，故該會以爲：倘如余所稱，將其工作重心，自消極方面轉而更爲積極，同時並與中其工作於嬰兒者，則當屬一善舉。該會現在本港設有嬰兒福利診所三處，給嬰兒以飲食及洗澡，或依余之推測，當先行洗澡，然後予以飲食，並以適當之育嬰方法，指導其母親。此外尚有外勤人員，其訪問家庭工作，成績至佳，在訪問時，並試以適當之家庭育嬰方法，指導各母親，此類工作殊屬重要，而該會職員辦理優良，曾屈一指。

港督闡述該會使命

港督謂：「香港保護兒童會，係本港第一個義務福利機構，由中外人士合組，以協助貧苦之兒童者。該會組織規模中之宗旨要宗旨及目的如后：

「爲保護兒童及青年，以期避免、解除或減輕其所受非法或不公平之待遇；保障其道德，防止任何運動妨使其或可能使其受不必要之痛苦者，或損害其健康者，並保護兒童之一般福利。」

已由消極進爲積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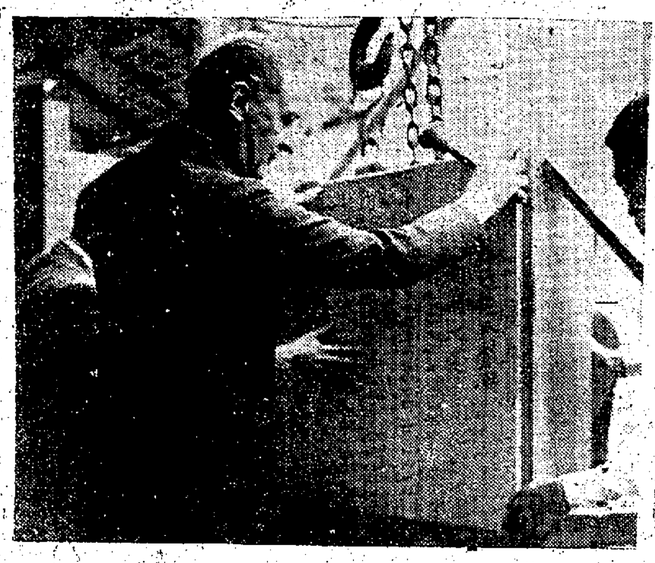
在該會工作之早期，當時本港兒童所受虐待，可謂無所不有，故該會工作重心，即在於保護兒童與實年，及防止其遭受損害。

希望各界多予協助

余漢謙知該會不能百事俱辦，倘他力爲之，則當爲一極大之錯誤。蓋所辦之事少而優良者，較諸多而成績惡劣者，尚相勝一籌。余就一平民之地位而言，余常設想，如該會不僅能照料嬰兒，且能顧及兒童，豈非更善，故余自律敦治先生後悉該會確擬擴展其工作範圍，頗感欣慰。但若無社會更多之協助，該會當難於推行此事，故余特協同律敦治先生籲請各位，特別是中國婦女，予以協助。

新廈將供各會共用

余知該會將一如往昔，與其他各社團之合作，合作兩字，誠如胡適之何作爲奇，倘吾人合作，則所辦工作之多（不論個人或團體），較諸各自爲辦，倘他力爲之，則當事倍功半。



圖片說明：保護兒童會新建會址，由港督及華洪紹士主持奠基禮（本報記者攝）（會）

中華廠商聯合會

昨開會員大會

熱烈討論各案

否決增收會費

議決

【本報專訊】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下午三時，假大華飯店舉行每年一度之會員大會。昨日整個會場擠滿了一九五〇年度收支總結與一九五一年預算案之數字，與乎國貨會及工商基金委會之籌設問題。會議過程中曾有若干次高潮在爭論此中之一些情節。有時氣氛一度正待解決，而節外又生枝。總而言之，此次會議直至下午六時卅分始畢。

決議各案如下：㊀修正會章第廿八條：「本會每年舉行常年大會一次。」㊁理事會提請修改會章，刪去增收會費一項，不予接納。㊂聘請會計一人。㊃增加會章一條：「本會每年舉行聯歡大會一次。」㊄理事會提請修改會章，刪去增收會費一項，不予接納。㊅決議各案，由理事會再通知全體會員，由送函之日起計，兩星期內如無其他意見，始作爲通過。㊆一九五一年度預算案，亦因不通過增加會費案，不能成立。由理事會再提出新預算案，交監事會審核後，送回理事會，與一九五〇年收支總結表一併送各會員參攷，于每年十二月，繼續收會費。㊇一九五〇年收支總結表及資金負債對照表，因審核部長生病，部份尚未經審核，決定延期一年。㊈一九五一年度預算推翻重新編造。㊉出口促進會及國展會收支數目，請三位審核主任于兩個月內審核完畢，送交監事會，監事會于一個月內審核完畢，然後由理事會通知會員，請數項收支已審核妥當，會員可隨時到會查閱。㊋工商基金無有支出，但仍由監事會審核帳目。㊌工商基金籌款，但仍由監事會審核帳目。㊍出口促進會及預算仍另行列表通知各會員。㊎第八屆國展會收支數目，請三位審核主任于兩個月內審核完畢，送交監事會，監事會于一個月內審核完畢，然後由理事會通知會員，請數項收支已審核妥當，會員可隨時到會查閱。㊏工商基金籌款，但仍由監事會審核帳目。

辯論

昨日辯論在會員發言後，即告結束，係關於一九五〇年度收支總結表，及一九五一年度預算案報告，及關於出口促進會及國展會收支數目，及一九五一年度出口促進會及國展會收支數目，及一九五一年度出口促進會及國展會收支數目，及一九五一年度

中國出產肉食蛋類
澳洲政府禁止進口
肉類食品輸英須具証書
美國費城將舉行國際工展會

【本報專訊】澳洲政府，頃對由中國運來牲畜、飛禽之肉食，及其產品如蛋類等，一概禁止進口。昨並有函致此間華商總會知照，其原文云：「敬啓者：查澳洲政府，業經頒佈防疫法例，對於中國及亞洲出產之牲畜飛禽之肉食，及其產品如蛋類等，一概禁止進口，但最近仍有大量買白運赴雪梨埠而不獲准起貨者，似此對於輸出入雙方均蒙損失，殊屬不值，為此函達貴會，請煩轉知各會員注意上述之防疫法例，免招損失為荷，此致香港華商總會，澳洲商務專員歐利啓。」

華商會同時接到英商務專員寄來英國糧食部管理肉類進口條文，其大意云：㈠凡將一切肉類食品輸進英國，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必須具備証書，或其他有效證件，方得進口。㈡該証書或証件，須証明下列兩點：甲、証明該肉類所從來之牲畜，曾于發宰之前及既宰之後，均經檢驗，並証明該肉類已合肉食標準；乙、一切証件及証書，須依標準格式方為有效。㈢倘非經正式手續輸運肉食至英國者，港口衛生局得將該貨運回原處。㈣故凡將肉類寄往英國，必須查明手續，確定其輸入之可能性，方可寄運，免招損失。

又華商總會于昨日下午五時，召開常務理事會議，由高卓雄主席，首作報告：一、美領事韓德四月十日來函詳開：「美國森林產研究會週年會議，定于本年五月七日至十三日在費城舉行，附帶舉行一國際工業展覽會，所展覽之製品，包括一切森林產物、木塊工業器材及毒油等，歡迎外國人士參加，如有咨詢，請逕函該森林學會主席便知詳細。」二、港比銀行于四月十三日關于信用狀事之復函。三、商港明觀則師四月十一日來函，附工務處函及消防局建議書。隨即討論，結果決定各案如下：一、關于某醫維理事代表本會赴穗二次出席「中南區貿易會議」，共支旅費港幣五百六十元，請追認案，決議：通過。（二）、關于永遠及普通華商總會常理會議

華商總會常理會議，定于本年五月七日至十三日在費城舉行，附帶舉行一國際工業展覽會，所展覽之製品，包括一切森林產物、木塊工業器材及毒油等，歡迎外國人士參加，如有咨詢，請逕函該森林學會主席便知詳細。二、港比銀行于四月十三日關于信用狀事之復函。三、商港明觀則師四月十一日來函，附工務處函及消防局建議書。隨即討論，結果決定各案如下：一、關于某醫維理事代表本會赴穗二次出席「中南區貿易會議」，共支旅費港幣五百六十元，請追認案，決議：通過。（二）、關于永遠及普通會員申請入會志願書，請予審查案，決議：通過。（三）

英國商務部副部長
昨午訪問華商總會
對促進本港貿易會交換意見

【本報專訊】英國商務部副部長史特凌，于昨（十六）日午間，由商務專員蒙哥馬利陪同訪問華商總會，隨行者有奈德女士。當由該會理事長高卓雄，副理事長陳友頌，商務組主任李文祺，理事彭治光、譚國頌、陳鳳儕等，予以接待，并引其參觀會中各處場所，後同進午膳。席間史副部長對本港商務備極關懷，關於促進香港貿易問題，交換意見頗多，直至二時三刻始興辭而別。（雲）

國防部說明，英國商務部副部長史特凌，昨訪問本港華商總會留影（新英明攝）

英美烟公司職員
虧空投案自首
官判簽保了事
虧空之二千餘元已清償

【新亞社】本港高士打道英美烟草有限公司之三十八歲推銷員莫偉雄，虧空公款數千元失踪後之第六天早晨，自動到東區警署投案，準備將所虧空之款額如數償還，警方准其具結千元保釋，昨午解中央裁判署續司庭審訊，被告人被控虧空罪名三項，涉及款額合計二千一百九十二元，延請維吾律師代表認罪，解稱被告人因環境所迫而犯案，並代繳項。結果被告人獲朝三項控罪敵誠了事，但須覓立一千元之保單，兩戚內保証行為檢束。

東區警探羅樺馬田氏主控，據稱：被告為上述煙草公司之本港海面推銷員，于本月初旬突告失踪，公司方面查核賬職員之賬目，發覺短欠款額，未交返公司，乃于本月七日下午到警署報案。警方尋查被告踪跡，但無下落，迨去週末始聞被告自動到東區警署投案，準備將所虧空之款額如數償還，警方准其具結千元保釋，昨午解中央裁判署續司庭審訊，被告人被控虧空罪名三項，涉及款額合計二千一百九十二元，延請維吾律師代表認罪，解稱被告人因環境所迫而犯案，並代繳項。結果被告人獲朝三項控罪敵誠了事，但須覓立一千餘元之保單，兩戚內保証行為檢束。

冒差勒索
拘一疑犯

【本報專訊】九龍長沙灣李鄧屋村居民數日來連遭冒差勒索，于三月十五晚由外返尖沙嘴金巴利道七十六號住宅，南抵家門，被一悍匪施以强暴行劫，與之鬥鬬，致被地受傷，正在危急之間，適有油麻地高級探目鍾洪，幹探梁成，陳光，馮坤等巡至，將疑犯一名拘獲，押返警署，警方于昨日提出控訴，由九龍裁判署章司庭正式公審。

被告陳牛（四十二歲），東莞人，住九龍仔木屋，被控罪名為三月十五晚，以三角鐵圓劫劉郎謝及毆打之罪。此案由陳其奕幹辦主控，昨日此案開堂後，首由陳幹辦申述案情，繼由被告辯稱：「我住於金巴利道七十六號樓上，當三月十五晚被後往開電燈，既聞即返上述地址，此時為九時半左右，突有一男子（即被告）從後緊摟余頸，余遂翻倒，被告以左手緊扼余喉部，右手則高舉三角鐵相向，余當時不能呼援，只能叫出哎呀一聲，時適有幹探梁成等巡至，乃被捕。」

此案不主漢宛云。

維吾律師代表被告認罪後，稱被告被詞辯稱，謂被告服務該公司多載，香港淪陷時，曾不辭艱險購糧食陪遇入赤柱與蔡水坡集中營內，以接濟被俘之英美烟草公司數籍職員，日復投降後，被告復職，公司十八名歐籍職員曾函感謝被告人，並饋贈現款三百元，以申感謝之忱。被告人於最時負債達萬餘元，除後分期還款，曾經營沖服店及美容院業務，但因經濟不景而歇業。

被告負担一妻三子生活，其姊業師病體纏綿，負担頗大，亦由被告資助之，在艱困環境下，被告挪用公款暫資週轉，因週轉不靈而觸犯刑章，俱經被告職司推銷，所收入之貨款可將之保管一個短小時期，然後交返公司，此次被告供稱：「我實因經濟迫切，欠款數目，一部係硬成友協助者，關於被告今後之去留問題，尚待公司董事當局會議而決定之，仍視法庭對被告如何判處而定云。」

法官以被告既償還部款項，體諒其犯案頗境，判被告具結了事。

長沙灣李鄧屋村
五千人辦理登記

【本報專訊】九龍長沙灣李鄧屋村防火處，自本月十三日開始舉辦未雨綢繆，防火防盜，自衛自治，以來，民對於填表手續，多待指導，故該時間舉行區長，亦見增加，抑且居

銀行減低押滙按金對商場有良好影响

中小洋行困難亦可減輕　遠期訂貨一般仍作觀望

【本報專訊】自韓戰發生後，本港銀行界以國際風雲緊急，世界大戰有隨時發生可能，對於辦理押滙，乃特別審慎。除遠期貨間有停止接受外，普通辦理押滙，多先收按金百分之五十，甚至收百分之七十。因此，本港商人向歐美訂購貨品，時有因資金不足而發生困難，一般中小洋行所受打擊更大。最近本港當局，鑒維持工業，除幾於工廠訂購工業原料予以種種便利外，并鼓勵工商界向歐洲方面定貨。開某大英商銀行對於工商界辦理押滙，如係向歐洲訂購貨品，則特別減收按金，原收百分之五十者，現改為收百分之四十。如信用昭著，素有往來者，且可減為收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二十，其他各大銀行，有一部份，開亦將效法而行。據一般工商界表示：若銀行減收押滙按金，對於本港工商業實有良好影响，一般中小洋行，亦可稍紓困境。因過去銀行收押滙按金過高，一般工商界固感資金過艱困難，即有充足資金，亦不敢冒險下本訂購遠期貨品，蓋時局動盪不定，若一旦發生大戰，則所付出之資金，其危險性甚大也。故一般工商界咸盼各銀行，一致減收押滙按金，以利便商人定貨云。（日）

市場人心不定　金市甚呈反覆

尾盤價三一七與前市相差不遠　美電市呆最高六・八

【本報專訊】昨日的飯市價三一七・二五），金市價，一共有波幅四・一六五元，最高三一七・五，最低三一三・七五，公價三一五，去息三仙，上牌交易，市況一度轉趨平穩，午市後，市價跌後穩。午市開盤三一六・三七五，尾盤三一七，最高三一七・五，最低三一三・七五，公價三一五，去息三仙，上牌交收一四〇〇兩，場外交收六千兩，市況是先跌後穩。

午市開盤三一六・三七五，尾盤三一七，最高三一七・八七五，最低三一七・八七五，最低三一七・六二五，市價已有逐步向穩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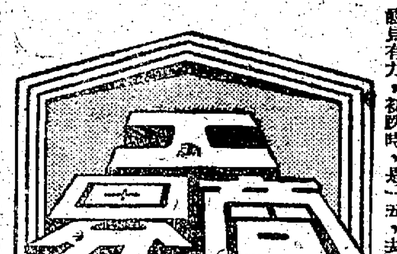
澳門價最高三一壹。

六二五，最低三〇八，平息，省價最高三〇九・五，最低三〇四・六二五，歐洲金價結四一・二五（跌），澳門價報四四・九〇（跌），紐約英鎊，入二・六〇，出二・六一五。

美電市呆最高六・〇八，最低六・〇六五，市情甚呆。通天早最高六・〇四五，最低六・〇三九，美鈔最高六・〇四，最低六・〇二五。

賀紙平息（期貨），公價仍按一四〇，交收三一六・二五（前市收五元，新開紙及其他各種紙價，亦與上星期無大變化。（丁）

【本報專訊】昨日台幣結匯，市價三一七・二五），尾盤三一六・二五，最高三一七・五，最低三一三・七五，公價三一五，去息三仙，上牌交



洋紙市平穩

非客尚未大量購買　係因入口證未發出

【本報專訊】非律賓政府，自決定配給外滙，向本港購辦洋紙後，各非律賓莊，遂日均有向洋紙行探盤。惟因非方入口証，尚未發出，故除購去小量玻璃紙及書紙外，尚未大量購買。昨（十六）日全行成交亦不多，計荷蘭客購去英國粉紙二百令，每令成一百六十五元，其他日本玻璃紙每令一百六十二元，美國粉紙每令一百六十磅歐洲書紙每磅一元六毫半，五十磅書紙每磅一元八毫半，八十磅一元六，挪威與上打字紙每令四十五元，次貨每令三十七元，公價仍按一四〇，交收三一六・二五（前市收盤。（恒）

麵粉市勢　跌後回定

【本報專訊】此間麵粉市勢，自上週開因交投疎落，價格不斷回挫後，昨日已因跌價殘，轉呈穩企，惟成交仍屬稀疏。據悉：澳洲AWB麵粉於上週間跌後回醒後，昨日已運到新貨一萬餘包元，因此影响，昨價續漲至十九元二毫，或可望步穩。茲所行情如下：孔雀廿元五毫，三角皇后十八元八毫，古塔廿一元。其他均屬少成交，故市勢仍屬穩定。（百）

印紗舊出口証暫止使用

棉紗市場受此刺激扳硬

【本報專訊】據此間棉紗市勢，昨日交投雖屬稀疏，但已因上述原因刺激，一般貨索已存觀望，暫未予將存貨大手拋出，蓋因一般心理，多本月下旬，已有船定期開出，前赴巴基斯坦，一般出口商，刻正擬在棉紗市場大肆探盤，於三數日內當必潛手吸進，故棉等預料後市，當屬易好雖淡。又查昨日成交行情，升二支印紗比前已反漲約五十元强，但因貨源多乎沒貨看扳，故品之成本所致。

至於此間棉紗市勢，昨日交投雖屬稀疏，但已因上述原因刺激，一般貨索已存觀望，暫未予將存貨大手拋出，蓋因一般心理，多本月下旬，已有船定期開出，前赴巴基斯坦，一般出口商，刻正擬在棉紗市場大肆探盤，於三數日內當必潛手吸進，故棉等預料後市，當屬易好雖淡。又查昨日成交行情，升二支印紗比前已反漲約五十元强，但因貨源多乎沒貨看扳，故成出無多，三藩市二、四三五元，觀音企盤二、四三五元，其他均屬少成。（月）

紗綢當銷　續有成盤

【本報專訊】此間綢緞市市勢，自上週開因交投疎落，價格不斷回挫後，昨日已因跌價殘，轉呈穩企，惟成交仍屬稀疏。據悉：澳洲AWB麵粉於上週間跌後回醒後，昨日已運到新貨一萬餘包元，因此影响，昨價續漲至十九元二毫，或可望步穩。茲所行情如下：孔雀廿元五毫，三角皇后十八元八毫，古塔廿一元。其他均屬少成

【本報專訊】據悉：星洲市場烟膠市場，由於國內各地紗綢需貨，尚未有大量上場供應，存貨雖薄，但去途未暢，目前行上所沽出貨，大部份均是搶家與行上賣買。昨行上廣德祥桂香紗每疋九十元零五元，昌昌紗每疋九十元零五元，浸凝涼桂香紗九十元，因官憲銀行，未能深入大陸各村鄉云。

烟膠市況　跌後回昇

昨市漲價廿元

【本報專訊】據悉：星洲市場烟膠市場，由於國內各地紗綢需貨，尚未有大量上場供應，存貨雖薄，但去途未暢，目前行上所沽出貨，大部份均是搶家與行上賣買。昨行上廣德祥桂香紗每疋九十元零五元，昌昌紗每疋九十元零五元，浸凝涼桂香紗九十元，因官憲銀行，未能深入大陸各村鄉云。

本港金融股票行情

金銀類

金條	開盤	三一六・二五
	收盤	三一七・〇〇
	最高	三一七・〇〇
	最低	三一六・〇〇
美鈔	最高	六・〇八
	最低	六・〇四
美鈔	通天早	六・〇四
	通利	六・〇三
美鈔	最高	六・〇八
	最低	六・〇六

昨單打網球決賽
葉觀雄蟬聯冠軍
陶冠球屈居次席

【本報專訊】全港草地網球單打冠軍決賽，昨日下午四時三刻在香港木球會球場舉行，由葉觀雄對陶冠球。葉陶一戰「歡喜寃家」，是目前全國最佳的兩位網球單打選手，他們最後在港舉行的全國選勳會，都打到決賽，結果阿葉在苦戰中壓倒了老陶，榮膺全國網球單打冠軍。全運會開了幕，他們又參加全港草地網球比賽，這次老陶擊敗觀雄，報一箭之仇，並得師標。老陶由滬來港後，曾與阿葉作表演賽多次，阿葉以「鬼網」的利器獲得甜頭。這次他們在全港單打冠軍賽，又「寃家路窄」，狹路相逢，當然引起各方的注意。

昨天阿葉以直落三盤打敗老陶，而蟬聯冠軍，沒有涖場的人們以爲阿葉輕取老陶。實際老陶在第三盤，曾給予香港冠軍以極大的威脅。老陶在這局以一比一，三比三，四比四，五比五及六比六，一路被得阿葉，雖得發球權，便得勝利。阿葉雖最後以十一比九獲得勝利，但險象環生。如被那擅長「馬拉松」作戰的陶冠球勝這一盤，恐怕終會發生五盤大戰。那時陶的「牛皮糖」戰術，會得到有利局勢的。昨天三盤的比賽時間，共計九十八分鐘，第三盤的「馬拉松」比賽，佔五十五分鐘之久，比之第一盤或第二盤多一倍的時間。

大戰三盤　緊張驚險

第一盤　老陶以一比〇，二比〇及四比一先取估優勢。阿葉立即採取收縮策略的策略，以短綫球及高壓的攻勢，迎頭趕上，追至四比四平手，隨着抽擊左右邊綫的直綫球，迫老陶跑至的直綫球，迫老陶跑至塲邊，然後擺網觀殺，果然水到渠成，阿葉以六比四先勝第一盤，這盤比賽十分鐘。

第二盤　老陶仍以那有深度的抽擊，阻阿葉上網，同時乘機以短綫球向網的左右線送，在最初階段頗有斬獲，先以二比零佔先。可是阿葉的網網，與高壓的擊球法，迫而有力，逐漸追上，先以二比二打成平手。接着以三比二佔先，進而到達五比三。這時老陶以鎮靜的態度，及穩健的手法，連勝兩局，成四比五的局勢。阿葉倚賴銳利的擺網術，卒以六比四勝這一盤。

第三盤　乘着阿葉抽擊力量不很勁的時候，竟連下三局，使阿葉很艱苦地追至三比三平手，此後彼此競爭甚烈，阿葉勝一局，老陶便接着追回一局。當阿葉以六比五得勝後，陶冠球又以三盤對兩球佔先，再勝一球便奪錦標，不料老陶險裡逃生，竟打至「刁斯」，經三次「刁斯」，而得勝這一盤成六比六的和局。此後老陶頻頻以高球送至阿葉的反手方面，使不能取得正手高壓的便利，從而老陶以反手的低撥方法，削弱阿葉的攻勢，以致彼此爭持至九比九。阿葉究竟能攻能守，由鑒了過身技藝，連下兩局，以十一比九獲得最後勝利，而保持王座。

圖片說明　昨日網球單打決賽後照合圖。（左）雄觀葉，由陶冠球手中奪得冠軍。（右）陶冠球，雄觀葉決勝後，由兩位氏葉果結合圖。（留）（本報記者攝）

高級團體乒乓　榮新珠寶　昨同告捷

珠寶乒乓隊，擁有鍾展成、傅其芳、羅錦泰三顆天王星，日前自一鼓而下冠華紅後，在成績表形成與榮新隊平衡，將來兩隊爭奪本屆公開團體冠軍寶座，想必又會映勳整個球城也。聞該場勝率不日揭在青年會健身房舉行，傅得大量觀衆能飽眼福。現錄昨晚各項公開賽結果如下：

（萬國）榮新隊勝聯益（五比一）；珠寶會勝報聯（葉樞）。

陸軍　打垮　海軍

昨天鋼鐵海軍球聯，有一場海軍足球大戰的獨幕劇，這一場賽事，算是海軍和陸軍在聯賽中最後的一幕，究竟陸軍實力較強，以二比〇氣走海軍。昨日在紀念杯賽受了傷，沒法上陣，改以新將迎戰，故演出未符理想。反之，海軍攻守均勻，控制全場，尤以下半場，完全是海軍的天下。雖然陸軍的幾個守將得力，不爲所算，海軍的

全港英校陸運初賽　昨日收穫良好
凡能達標準者均得入圍

全港英文學校週年陸運會，昨日第一日在加路連山南華場舉行初選，該會往年爲激賞高主持，本屆則改由學界體育協會主辦。昨日甲乙組各項目，皆是初賽，以成績標準作入圍，去年僅使，且每人能達到規定標準，即可得到分數，故本年參加之學校皆有獲得分數之機會。

昨日初賽成績收穫不錯，喇沙之長人巴利查，最令人注目，中距離可稱無敵。可惜去屆之「長人」麥基利，已告離校，否則當有一番劇烈之爭。其次短途季積善，近況絕佳，亦是奪標呼聲高之一員。去年多告單獨標校，今年出現者，多是新面孔。茲將昨日初賽甲組入圍健兒錄后：

（標準十二秒五）（一組）林宗源（皇仁），陳宮霖（聖約瑟），陳振生（聖保羅），黎英宗（油麻地下午）。（二組）羅馬奧（拔萃），潘福培（華仁上午），黎賣興（油麻地下午）。（三組）梁霸倫（皇仁），麥哥路（佐治），吳兆新（華仁上午）。（四組）李積善（喇沙），何國民（皇仁）。（五組）戚永泉（喇沙）。（六組）西雅亞（喇沙），阿琳姆（佐治）。（七組）打巴（佐治）。陳炳亮（聖約瑟），陳海元（聖保羅）。

（標準十一秒）（一組）區建雄（拔萃），花沙（佐治）。（二組）巴利查（喇沙）。（三組）巴利查（皇仁）。（四組）巴利查（喇沙），吳兆新（華仁上午），何後德（皇仁）。（四組）李積善（喇沙），何國民（皇仁）。（五組）戚永泉（喇沙）。（六組）西雅亞（喇沙），阿琳姆（佐治）。（七組）打巴（佐治）。陳炳亮（聖約瑟），陳海元（聖保羅）。

（標準大十一秒）（一組）區建雄（拔萃），花沙（佐治）。（二組）巴利查（喇沙）。（三組）巴利查（皇仁）。（四組）巴利查（喇沙），國路確士（佐治），盧永泉（喇沙）。（五組）戚永泉（喇沙）。（六組）西雅亞（喇沙），阿琳姆（佐治）。（七組）打巴（佐治）。陳炳亮（聖約瑟），陳海元（聖保羅）。

（標準二分廿五秒）（一組）羅馬奧（拔萃）。（五組）戚永泉（喇沙），阿琳姆（佐治），葉國榮（育才上午）。（六組）西雅亞（喇沙），馮健利（華仁下午）。（七組）打巴（佐治），鄧漢文（華仁下午）。

（標準二分廿五秒）（一組）羅馬奧（拔萃），陳元左（聖保羅）。（五組）戚永泉（喇沙），阿琳姆（佐治），黃勝雄（聖士提反）。（六組）西雅亞（喇沙），馮健利（華仁上午）。（七組）打巴（佐治），黃勝雄（聖士提反）。

（標準二分廿五秒）（一組）李樹鐘（喇沙），花沙（佐治），源柏平（英文）。（二組）國路確士（佐治），古文鈺（皇仁），林奧士華（喇沙），鍾華倫（聖約瑟），黃源明（聖士提反），黃齊源（油麻地下午）。（三組）陳齊均（皇仁），楊裕林（聖類斯）。（四組）陳宮霖（聖保羅）。

（標準五分千五公尺）（一組）李樹鐘（喇沙），陳均林（英中），陳威民（皇仁），黃玩裕（聖保羅），奧士華（喇沙），劉然溢（華仁下午）。古元銳（皇仁），梁裕路確士（佐治），梁裕林（聖類斯），莫錫樑（油麻地下午），潘衣民（英中）。

（標準廿一秒）（一組）鄭文正（拔萃），陳宮霖（約瑟），張潔枝（皇仁），陳振雄（拔萃），梁柏琪（華仁上午）。（三組）余雪鼎（聖士提反），朱堅培（華仁上午），洛奇（佐治），孫民倫（華仁下午），林陞齊（華仁下午），鄭文正（拔萃），梁辛利（西（拔萃），梁辛利（華仁下午）。（四組）凌森（華仁下午），哥羅高（喇沙），朱錦榮（聖約瑟），麥清（聖士提反），歐陽懿（英中），布魯士（佐治）。

（標準七尺跳遠）（一組）雅亞（英中），西（喇沙）。（二組）馮興源（英中），梁浩然（聖類斯）。（三組）陳齊均（皇仁）。（四組）梁浩然（聖類斯）。（五組）梁浩然（聖類斯）。（六組）馮興源（英中）。（七組）馮興源（英中）。（八組）馮興源（英中）。（九組）馮興源（英中）。（十組）馮興源（英中）。（十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三組）馮興源（英中）。（十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五組）馮興源（英中）。（十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七組）馮興源（英中）。（十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二十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一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二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三組）馮興源（英中）。（二十四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五組）馮興源（英中）。（二十六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七組）馮興源（英中）。（二十八組）馮興源（英中）。（二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三十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一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二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三組）馮興源（英中）。（三十四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五組）馮興源（英中）。（三十六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七組）馮興源（英中）。（三十八組）馮興源（英中）。（三十九組）馮興源（英中）。（四十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一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二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三組）馮興源（英中）。（四十四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五組）馮興源（英中）。（四十六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七組）馮興源（英中）。（四十八組）馮興源（英中）。（四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五十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一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二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三組）馮興源（英中）。（五十四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五組）馮興源（英中）。（五十六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七組）馮興源（英中）。（五十八組）馮興源（英中）。（五十九組）馮興源（英中）。（六十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一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二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三組）馮興源（英中）。（六十四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五組）馮興源（英中）。（六十六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七組）馮興源（英中）。（六十八組）馮興源（英中）。（六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七十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一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二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三組）馮興源（英中）。（七十四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五組）馮興源（英中）。（七十六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七組）馮興源（英中）。（七十八組）馮興源（英中）。（七十九組）馮興源（英中）。（八十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一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二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三組）馮興源（英中）。（八十四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五組）馮興源（英中）。（八十六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七組）馮興源（英中）。（八十八組）馮興源（英中）。（八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九十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一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二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三組）馮興源（英中）。（九十四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五組）馮興源（英中）。（九十六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七組）馮興源（英中）。（九十八組）馮興源（英中）。（九十九組）馮興源（英中）。（一百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一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一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一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一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二百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二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二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二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二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三百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三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三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三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三百九組）馮興源（英中）。（四百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一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二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三組）馮興源（英中）。（四百四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五組）馮興源（英中）。（四百六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七組）馮興源（英中）。（四百八組）馮興源（英中）。（四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五百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五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五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五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五百九組）馮興源（英中）。（六百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一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二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三組）馮興源（英中）。（六百四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五組）馮興源（英中）。（六百六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七組）馮興源（英中）。（六百八組）馮興源（英中）。（六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七百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七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七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七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七百九組）馮興源（英中）。（八百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一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二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三組）馮興源（英中）。（八百四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五組）馮興源（英中）。（八百六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七組）馮興源（英中）。（八百八組）馮興源（英中）。（八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九百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一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二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三組）馮興源（英中）。（九百四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五組）馮興源（英中）。（九百六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七組）馮興源（英中）。（九百八組）馮興源（英中）。（九百九組）馮興源（英中）。（一千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一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一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一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一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二千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二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二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二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二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三千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三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三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三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三千九組）馮興源（英中）。（四千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一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二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三組）馮興源（英中）。（四千四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五組）馮興源（英中）。（四千六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七組）馮興源（英中）。（四千八組）馮興源（英中）。（四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五千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五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五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五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五千九組）馮興源（英中）。（六千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一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二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三組）馮興源（英中）。（六千四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五組）馮興源（英中）。（六千六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七組）馮興源（英中）。（六千八組）馮興源（英中）。（六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七千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七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七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七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七千九組）馮興源（英中）。（八千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一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二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三組）馮興源（英中）。（八千四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五組）馮興源（英中）。（八千六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七組）馮興源（英中）。（八千八組）馮興源（英中）。（八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九千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一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二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三組）馮興源（英中）。（九千四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五組）馮興源（英中）。（九千六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七組）馮興源（英中）。（九千八組）馮興源（英中）。（九千九組）馮興源（英中）。（一萬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一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一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一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一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二萬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二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二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二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二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三萬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三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三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三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三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四萬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四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四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四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四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五萬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五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五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五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五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六萬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六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六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六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六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七萬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八萬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八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八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八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八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九萬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九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九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九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九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萬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一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二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三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四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五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六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八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十九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二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三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四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五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六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七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八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九十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一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二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三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四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五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六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七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八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九百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一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二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三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四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五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六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七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八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九千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一萬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二萬萬九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一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二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三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四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五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六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七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八組）馮興源（英中）。（三萬萬九組）馮興源（英中）。（四萬萬組）馮興源（英中）。（四萬萬一組）馮興源（英中）。（四萬萬二組）馮興源（英中）。（四萬萬三組）